

九
尾
龜

醒世小說八集

九
五
更

圖
書
局
印

宣統元年八月初版

版
權
不
許
翻
印
所
有

著 者 漱 六 山 房

印 刷 所 圖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點石齋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開明書店

上海棋盤街 申昌書室

販賣者 各 埠 書 局

九尾龜八集

定價大洋肆角

醒世小說九尾龜八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久安里舊雨續新歡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第二回

棄塵寰烈婦捐軀

徵輓聯豪紳仗義

第三回

看馬戲忽逢蕩婦

聞獅吼驚散鴛鴦

第四回

謀補缺觀察入都

受苞苴奸奴作弊

卷二

第五回

嚴選政部辦吃虛驚

出奇兵名優施巧計

第六回

鬧相公尙書中計

告病假巡撫歸田

第七回

思湔浴名妓嫁衰翁

約空房家奴私愛妾

第八回

王素秋看戲軋餅頭

柳飛雲當場施絕技

卷三

第九回

聯美眷蕩子迷香

破溫柔滑頭潑醋

第十回

鬧茶樓楊慕陶受窘

抱不平章秋谷解圍

第十一回 大觀園流氓爭口舌

樂仁里名士見秋娘

第十二回 王素秋家庭翻錯鑊

康己生中書咏新臺

卷四

第十三回 鬧花廳白晝敦倫

闖深閨黃昏驚夢

第十四回 感風寒中丞臥病

亂人倫令子宣勞

第十五回 錫佳名注釋九尾龜

寫牢騷演說煙花史

第十六回 換桃符陽春回大地

喧爆竹風雪過殘年

醒世小說九尾龜第八集卷之一

第一回 久安里舊雨續新歡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上回書中說起章秋谷在家養病。養了十多天。覺得精神好些。坐在公館裏頭。又覺得氣悶起來。想着陸麗娟那裏。差不多有兩個月不去了。便出了門。逕到久安里陸麗娟家來。陸麗娟本來和秋谷狠要好的。見秋谷多時不去。叫娘姨到秋谷公館裏頭。請了幾。次。秋谷只說有病。不能出門。如今見秋谷來了。十分歡喜。一個大姐正在客堂裏和相幫說話。見秋谷走進門來。連忙迎上來。攙着秋谷的手道。二少多時勿來哉。今朝恰格好風。吹到仔倪搭來介。一面說着。拉着秋谷走上扶梯口。中叫道。先生。二少來哉。陸麗娟聽了。連忙走出來。接着秋谷。笑道。恭喜。恭喜。耐格毛病好哉。倪一逕來浪牽記煞。說罷。同着秋谷進房坐下。陸麗娟見秋谷的面貌。比以前銷瘦了好些。便道。耐面浪瘦仔幾幾。化化哉。恰自家勿保重點呀。秋谷笑道。這個生病。是沒有躲閃的事情。叫我何從保重起呢。陸麗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只要少趕點。正經好哉。秋谷聽了一笑。也不開口。陸麗娟見秋谷坐在炕上。自己便也挨着秋谷身旁坐下。道。耐勒浪生病。格辰光。倪心浪一逕勒浪搭耐發極。叫金寶搭仔阿金妹去看看。耐末總歸說得勿清。勿爽。倪想。

自家到耐公館裏向來末怕。惱太。太心浪。勿舒齊。真真牽記得來。難故歇。阿好哉。介秋谷聽了。微微一笑。道。算了罷。不用灌米湯了。你們當倅人的。做的客人也。多得。狠要是客人病了。你就要急到這個樣兒。你一個人那裏來得及。陸麗娟聽了。嗔道。你篤大家聽聽。看說出格號閒話來。阿要討氣。倪好好裏搭耐講閒話。耐嘆是格付架形。真真良心才。嚙撥格耐。勿要勒浪。勿相信。倪撥點末事耐看看。說着便走過去。在粧枱抽屜裏頭。拿出幾張紙來。放在章秋谷手中。章秋谷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接過來看時。只見幾張紙上。都批得花花綠綠的。原來是問病的課單。什麼三馬路吳鹽光城隍廟。知機子批的病情。都是十分危險。說了許多囉囉唆唆的話兒。什麼冲犯家宅六神。故而致病。頭昏心痛。寢食不安。又是什麼。幸有青龍星化解。轉危爲安。一派都是這些夢話。秋谷看了。十分好笑。心上却也有些感動。又被陸麗娟撇着嘴。咕嚕了一陣。只得安慰了他一番。方才罷了。當下秋谷便在陸麗娟家擺了一抬酒。請的客人無非是辛修甫。陶伯瑰。王小屏。陳海秋等五六個人。大家因爲和秋谷多時不見。這一席酒吃得十分歡暢。陳海秋叫的范彩霞到了席上。見章秋谷雖然瘦了好些。却還是那般的神彩。飛揚。丰姿秀發。一顧一盼。卓犖不群。更覺得格外傾心。十分屬意。也不知道遞了許多暗號。

飛了多少眼。風秋谷。却不過情面。只好將就應酬。陳海秋。坐在席上。連影兒都不知道。范彩霞。直到走的時候。還和秋谷咬了一個耳朵。方才走了。這一夜。章秋谷自然住在陸麗娟院中。不回去了。碧天如水。珍簾新鋪。沈沈錦帳之雲。閃閃銀缸之燄。檀奴久別。天嬌非常。鳳女多情。輕盈如許。這些閒事。都不必去管他。只說章秋谷住在陸麗娟院中。一宵已過起來的時候。已經十一點鐘。秋谷正在梳洗。忽聽得樓下相幫高叫。客人上來。秋谷聽了。心上甚是詫異。暗想。怎麼這個時候。就有打茶圍的客人。正想着。只聽得那來的客人。已經一步一步的走上樓來。口中問道。有個姓章的章二少爺。在這裏不在。秋谷在裏面聽得清楚。知道是貢春樹的聲音。不覺心中大喜。連忙搶步出房。叫道。春樹從那裏來。我在這裏。貢春樹見了秋谷。也連忙走過來。執手問訊。兩個人知己相逢。心上自然高興。秋谷同着春樹進房坐下。陸麗娟剛剛起來。見了貢春樹。丰神濯濯。儀表亭亭。不免心上吃了一驚。秋谷對他說道。這位便是我平日和你講過的貢春樹。貢大少。陸麗娟聽了。知道是秋谷的要好朋友。便也殷殷勤勤的應酬一番。却偷轉眼睛細細的把章秋谷和貢春樹打量一回。覺得兩個人立在一起。還是章秋谷的氣概勝些。這裏秋谷和春樹談了一回。便問貢春樹到上海來有什麼事情。春樹道。一則

和你多時不見。特地來看你一蹀。二則順道看看小寶。却沒有什麼別的事情。秋谷又問春樹怎麼會找到這個地方來。春樹道。我先到你公館裏頭。你們姨太太叫個大姐下來和我說的。春樹一面說着。一面細細的打量陸麗娟。看了一會。向着秋谷笑道。你這位貴相好。着實不差。你幾時認得起的。我怎麼不知道這麼一個人。秋谷道。還是去年娶了文仙之後做起的。你看長得怎麼樣。春樹道。真是天仙化人。也不知你幾生修到的福分。陸麗娟聽得春樹贊他心上。自然歡喜微微一笑。也不開口。春樹又道。我看起來和文仙也差不多。秋谷道。這兩個人裏頭。却有一個分別一邊是一味的丰采。清華一邊是一派的風神流麗。兩下比較起來。似乎還是文仙勝些。春樹聽了。點一點頭。陸麗娟在旁聽得秋谷這般說法。心上有些不快。活便道。倪是勿好。格陸裏比得上。你篤格位姨太太。秋谷聽了一時。說不出什麼來。只得笑道。你不要聽錯了。我的話兒。我說的。是你們兩個人各有各的好處。你話都沒有聽得明白。就要潑起醋瓶來。你這個吃醋似乎也覺得過分了些。說得春樹一笑。陸麗娟不好意思。便趕過來和秋谷不依口中說道。耐格人直頭嚙撥仔淘成哉。捨格吃醋勿吃醋。瞎說一泡。只要你篤姨太太勿吃別人格醋好哉。秋谷笑道。你只要心上不吃醋。我講我的話兒。用不着你這般着。

急一定這句兒說着了。你的心病。所以要急到這般模樣。陸麗娟聽了。趁勢往秋谷懷中一坐。想要伸手去摔他的腿。見貢春樹對着他微微的笑。麗娟面上一紅。連忙縮住了手。把秋谷打了兩下。便立起身來。自去梳洗。貢春樹坐了一刻。忽然對秋谷說道。我正有一句話兒。要問你一個明白。秋谷便問什麼話兒。春樹道。去年你在蘇州的時。候和我說什麼打滙票。不打滙票。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正要問你時。被你一陣議論。打斷了話頭。你也始終沒有講出來。究竟是怎麼的一句話呢。陸麗娟聽了。在那裏掩着嘴。格格的笑。秋谷也笑道。你這樣一個聰明人。又是個老上海。怎麼竟不懂這句話兒。這原是蘇州人的一句俗語。男女對壘。交鋒。男人打了敗仗。就叫做打滙票。你久在蘇州。難道這句話兒都沒有聽人說過麼。春樹聽了。心上方才明白。不覺也笑起來。笑了一回。又問道。我究竟不懂這句話是怎麼的一個意思。打敗仗就直捷痛快的說。打敗仗就是了。爲什麼要叫做打滙票。這又是個什麼道理呢。秋谷道。那些錢莊裏頭。每逢要用錢的時候。一時沒有現銀。便打一張滙票出去。叫他明天來拿。好像男女交鋒。男人打了敗仗。說句好看話兒。說明天再來。就是這個意思。春樹想了一想道。這句話兒也沒有什麼意思。秋谷道。本來不過一句俗話。又不是什麼通人大儒的格言。何必去

考究他的意思呢。春樹聽了。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道。你住在常熟。可知道錢紉秋的事情麼。秋谷道。這件事兒。差不多通省都傳遍的了。那一個不曉得。我去年不是和你講過的麼。春樹道。他近來在南京自盡。你可知道不知道。秋谷驚道。有這樣的事情麼。不要你聽了謠言罷。春樹道。那裏是謠言。我還帶着金星精給你的信在這裏說着。便在衣袋裏頭取出來。遞給秋谷。秋谷連忙接過來。拆開封皮。看了一遍。嘆一口氣道。這也總算個奇女子。可惜我們鬚眉男子。都不能和他出來打個不平。講起來也實在有些慚愧。看官。你道這位錢小姐如何的。會在南京自盡。這個寫信給秋谷的金星精。又是個什麼人。原來錢小姐自從辦過他哥哥的喪事以後。心上只恨着祁祖雲。祁觀察一個人。平空叫陽湖縣縣尊出差。提他到案。在大堂上出頭露面。羞憤非常。心上早存了一個必死的念頭。一心一意的想要報仇。知道本地的那些親友。都怕祁家勢。懾薰天。不敢惹他。便自己帶了一個錢家的老家人。到湖北去尋族弟錢子瑤。見了面。哭訴一番。要叫錢子瑤和他告狀。錢子瑤本來是個胆小怕事的人。如今聽得平空的要叫他去和別人作對。心上已經害怕。更兼祁祖雲是個觀察公。又把祁侍郎牽在裏面。嚇得把頸項一舌。縮頭一伸。那裏敢答應。錢小姐沒奈何。只得自己做了一張冤單。要想

到南京總督衙門去告。錢子瑤再三央求他。叫他不要惹事。又派了兩個老媽。不由分說。竟把錢小姐送到長江船上。要他回去。錢小姐心上本來想要到南京去告狀。便上了船。直到南京。在城裏的一家客棧裏頭住下。正要自己坐着轎子。到制台衙門去擊鼓。忽然回心一想。如今的打官司。有句俗話。叫做八字公門。蕩蕩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在地方官衙門裏頭。尙且如此。何況制台衙門。自己身邊。又沒有錢。這個官司。那裏打得贏。更兼世上的人情。自然是官官相護。那一個來肯幫着我一個民婦。和我出力。與其拋頭露面。忍氣吞聲的。受了許多委屈。依然還是扳他不倒。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這一來。有分教。花殘月缺。三年嫠婦之哀。烈魄貞魂。一夜西風之恨。不知以後如何。請待後文交代。

第二回

棄塵寰烈婦捐軀

徵輓聯豪紳仗義

且說錢小姐想了一回。想不出個報仇的法兒。想着難道白白的受他一場羞辱。不成。越想越氣。越氣越恨。不由的嘆一口氣。又心中自己打量道。我本來是拚着一條性命。和他打官司的。如今事勢如此。沒有法兒。不如趁個空兒。決意自盡。或者我死之後。有那些熱腸俠骨的人出來。和我報仇。也不可知。想定主意。便預先儷着空兒。細細的寫

了一篇遺囑。和那一張窰單。一並放在一處。觀了一個便。竟是關起房門。懸梁自縊。真是彩雲易散。皓月難圓。三尺青綾。淚洒杜鵑之血。一場春夢。灰飛蛺蝶之魂。那同去的老家人。和那錢子瑤派來的兩個僕婦。到得明天十二點鐘的時候。見錢小姐的房門。還是緊緊關着。叫着也不答應。知道事情不好。打開了房門。進去看時。已經高高的挂在梁上。老家人和僕婦猛然看見。嚇得魂魄齊飛。六神無主。三個人六條腿。好像釘住了的一般。連喊叫都喊叫不出。這件事兒。霎時間已經傳得大家知道。都起來探聽什麼事情。依着店主人的意思。要去報官相驗。幸而有幾個明白事理的客人。把那老家人叫出來。問明了前後情節。知道是個烈婦。十分歎息。連忙攔住了店主。叫他不要報官。只叫老家人出名進個呈子。把這裏頭的情節。略說幾句。只說氣忿自盡。懇求免驗。那班做地方官的。天天伺候上司。還來不及那裏有工夫來管這些閒事。看了這個呈子。自然照例批准。不必提他。只說老家人遞呈回來。就在客店裏頭草草的買棺裝殮。扶着靈柩回來。常熟地方的一班紳士。除掉了祁觀察手下的那幾個走狗以外。都一個個嗟訝不已。也有幾個熱血的人。想要出頭設法。和錢小姐報仇。無奈錢小姐是自家自盡的。沒有凌辱威逼的實跡。這位祁觀察。又是個有名紳士。勢燄薰天。炙手可熱。

的。大家都不敢去惹他。只得嘆恨一回。也就罷了。只有一位紳士。叫做金星精的。聽了這件事兒。心上十分痛恨。想出一個法子來。自己懇懇切切的做了一篇黃烈婦行述。刻了幾千本。各處分送。又發了許多傳單。請了本地方的紳士。大家商議。要和錢烈婦設祭開喪。那些紳士裏頭。有幾個狠有熱血的人。自然大家贊成。有幾個唯唯否否。沒有宗旨的人。一則却不過金星精的情面。二則心上也有些感動。便也都點頭答應。只有那幾個向來做祁觀察走狗的人。一個都不來。金星精也不管他。便教衆人具了一個公呈。自己到常熟縣知縣莫大令那裏。和他說知。請他到開喪的那一天。去拈香致祭。原來金星精是個二甲進士出身。由刑部主事推升了刑部郎中。向來聲名狠好。又是個江蘇有名的才子。莫大令不好不答應。只得依他。金星精又各處去和他徵祭文。徵輓聯。揀了一個日子。和他開喪。章秋谷在家的時候。和金星精時常來往。也是最要好的朋友。金星精此番做了這件事兒。心上十分得意。便寫了一封信給章秋谷。細講一番。正還沒有寄。剛剛這個時候。貢春樹到常熟來游虞山。就住在金星精家裏。住了幾天。貢春樹要到上海去看秋谷。金星精便把這封信交給春樹。托他轉致秋谷。秋谷看了這封來信。又看了那本行述。心上也甚是不平。春樹便對他說道。金星精要叫你

做輓聯。你做不做。秋谷道。輓聯自然做的。但是這個輓聯。雖然沒有什麼難做的地方。却措詞狠不容易得體。春樹道。我看見兵部主事姚小知的一副對子。倒講得狠痛快。秋谷問是什麼聯語。春樹念道。

憑天道斷不令人漏網。

媿吾輩未能爲匹婦復讐。

春樹念畢。又道。你看這付輓聯怎麼樣。秋谷道。痛快是痛快得狠。但是這匹婦兩個字。用得欠斟酌些。這樣一個貞烈的人。不該應竟稱他匹婦。你細細想一想。我的話。是不是。春樹聽了。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畢竟你的心。比我來得細些。秋谷細細沈吟了一回。取過一枝禿筆。隨手拉過一張局票來。兔起鶻落的寫出一付輓聯道。

一死等鴻毛。百萬同胞齊俯首。

雙星圓碧落。兩行清淚奠貞魂。

寫着。便說道。這裏沒有紙筆。只好明天寫好再寄去的了。說罷。遞在貢春樹手中。春樹看了一看。點頭叫好道。你的筆墨。實在超脫非常。秋谷笑道。又來了。又來了。我們知己朋友。怎麼總是這般謬贊。春樹道。並不是什麼謬贊。好的自然說好。壞的自然說不好。

難道知己朋友就該應作違心之論的麼。秋谷聽了一笑。春樹問道。聽說新到了一班馬戲。你去看過沒有。秋谷道。我差不多病了一個月。如今方才全愈。沒有去看過。春樹問秋谷什麼病。秋谷一時講不出來。頓了一頓。春樹便笑道。不要是害的相思病罷。秋谷也笑道。什麼相思病。不相思病。不過是受了暑氣。又帶着感受新涼。所以有些不爽快罷了。春樹道。今天晚上我們就去看好不好。秋谷還沒有答應。陸麗娟搶着說道。蠻好。倪幾家頭一淘去。秋谷也便答應。陸麗娟問秋谷吃什麼點心。秋谷搖一搖頭。早有娘姨金寶端上一碗煨好的蓮子來。秋谷也不推讓。隨意吃了些。便對春樹說道。你還沒有午膳。我們同到一枝香去好不好。春樹道。雅叙園的菜就狠好。我們何不往雅叙園去。秋谷道。雅叙園的菜。雖然不差。却没有大菜館的精潔。正說着。陸麗娟接口道。貢大少勿嫌怠慢。末就勒浪倪搭用仔便飯罷。故歇格大菜也嚙捨吃頭。秋谷聽了。便問春樹道。你的意思怎麼樣。春樹道。我是無可不可的。就在這裏吃也好。但是叨擾了麗娟先生。心上未免有些抱歉。麗娟忙笑道。貢大少勿要客氣。倪搭不過怠慢點。嚙捨好菜。貢春樹道。麗娟先生也不必這般客氣。我就老老實實的叨擾了。麗娟聽了。便和娘姨金寶附耳說了幾句。金寶便走出去。停了一回。早擺上四個碟子來。麗娟親手去取。

一瓶巴德溫來。取過兩個玻璃小酒杯。斟了兩杯酒。請秋谷和春樹坐下吃酒。秋谷看那四個碟子時。見是一樣掠拌蝦仁。一樣粉皮雞絲。一樣醉蝦。一樣糟鴨。收拾得十分精緻。春樹見了道。多謝盛情。你們何必這般費事。麗娟笑道。嚙。恰物事。請僂篤隨便用點。秋谷便邀着春樹隨意坐下。兩人對酌。秋谷教麗娟同吃。麗娟便也坐在旁邊。陪着他們等會兒相幫。又端上菜來。雖然不多幾樣。却甚是精潔。秋谷因自己咯血還沒有全好。便不敢多吃酒。只吃了兩杯。就不吃了。貢春樹酒量甚好。一連乾了幾杯。方才吃飯。飯後春樹略坐一回。便要同着秋谷去看金小寶。秋谷自然答應。兩個人同到惠秀里來。金小寶見了貢春樹的面。自然十分歡喜。携着春樹的手。道。耐倒好格。一逕搭倪說去。仔就來去。仔就來倪末一逕勒浪牽記耐。貢春樹見了金小寶丰姿不減華彩。依然也覺得眉飛色舞。兩個人四目相視。倒說不出什麼話來。金小寶見了章秋谷想起那一天張園的事情。覺得狠有些兒慚媿。面上紅紅的。也不開口。秋谷會意。便立起身來說。我還有事情。等會兒我來同你們到馬戲場去。貢春樹和金小寶兩個人。小玉重逢。章郎久別。自然說不盡的相思。况味。講不完的別後情懷。見秋谷起身要走。也不相留。秋谷從惠秀里出來。到自己公館裏頭。打了一個轉身。又到久安里陸麗娟院中坐。